

爱情最美的模样

◎ 诗词歌赋

七夕之夜,银河横贯天际,牛郎织女的传说在星空下流转千年。其实,古人早已将这份跨越星河的爱恋、相守的期盼写进诗里,穿越时光,至今读来仍让人心头发烫。

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里,开篇就勾勒出七夕最经典的画面。遥远的牵牛星在天的一端闪烁,皎洁的织女星在银河对岸凝望。诗里没说一个“爱”字,却用“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”描绘出织女织布的模样,指尖轻抬间都是思念。又写“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”,她一整天织不出完整的花纹,泪水像雨一样落下——原来,连神仙也会为相思失神。这朴素的描写,让天上的爱恋有了人间的温度和意味。

秦观的《鹊桥仙》,更是把七夕的浪漫写到了极致:“纤云弄巧,飞

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”轻柔的云彩,变幻出巧妙的形状,流星带着相思的遗憾划过夜空,牛郎织女正悄悄渡过遥远的银河。世人都为他们一年一聚的短暂叹息,可诗人却说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真正的爱情哪需要天天黏在一起?就像银河挡不住他们的脚步,时间和距离也隔不断他们的真心。

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杜牧在秋夜的庭院里写下这般惬意的场景。石阶上的夜色像水一样清凉,诗人悠闲地躺着看天上的牛郎织女星。没有撕心裂肺的思念,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,只是寻常夜里的一瞥,却藏着对星空下浪漫温柔的感知。或许七夕的浪漫不只是爱情本身,更是这份能静下心来,与星空、与传说对话的闲情。

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。”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记下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七夕约定。

在长生殿的七夕夜里,两人趁着夜深人静悄悄盟誓: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他们盼着来生化作比翼鸟,在天上并肩飞翔;化作连理枝,在地上紧紧相依。这段爱情虽以悲剧收场,但七夕的誓言却成为千古情话,让人们记住了爱情最炽热时的模样。

“双星何事今宵会,遗我庭前月一钩。”德容的诗句带着少女般的好奇。牛郎织女为什么偏偏今晚相会?只留下庭院前一弯如钩的月亮陪着我。七夕的夜晚,连月亮都成了浪漫的见证者,它不像圆月那样圆满,却像一枚弯弯的钩子,轻轻勾起人心底的思念。或许这就是七夕的妙处,连月光都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。

“人间梦隔西风,算天上,年华一瞬。”吴文英的词里,藏着对时光的感慨。人间的思念,被西风吹断,可天上的相会不过是转瞬之间。原来古人早就懂得,爱情里最珍贵的或许不是相聚的时长,而是哪怕只

有一瞬,也要跨越山海奔赴的勇气。

“鹊迎桥路接天津,映夹岸,星榆点缀。”欧阳修在《鹊桥仙》中借喜鹊搭桥、星榆点缀,进一步勾勒出超凡脱俗的天上仙境。“云屏未卷,仙鸡催晓”,凸显时光短暂、相见难得。自然引出“肠断去年情味”,借牛郎织女故事,寄托自身对过往情事的伤感,往昔欢乐与当前惆怅交织,让七夕故事有了更复杂的人间愁绪。“多应天意不教长,恁恐把,欢娱容易”,借说“天意”不让欢娱长久,感慨美好事物易逝。既契合牛郎织女聚少离多的情节,也反映了人间普遍体验,引发人们对生命中短暂美好的深思,这首词超越了单纯七夕主题,蕴含着更深沉的人生哲思。

七夕读诗,读的是对美好与浪漫的向往。爱可以跨越山海,抵过岁月;可以是朝夕相伴的温暖;可以是相隔千里的叮咛与牵挂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古代相亲那些事

在古代,相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男女自由约见,而是一场关联两个家族、兼具礼仪与社会属性的正式活动。

古人婚姻遵循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传统礼制,即便在这样的礼制框架下,古代相亲依旧留存着丰富多样的民俗细节与趣味故事。

“媒人”是古代相亲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,这类专职的婚姻中间人奔走于街巷邻里,搜集整理适龄未婚男女的家庭、品行等信息,为两家牵线搭桥。发展至明代,媒人已形成成熟的行业体系,还出现了专门的媒人行会组织,从业者口齿伶俐、善于言辞,会用得体的说辞为男女双方包装形象,传递两家的结亲意愿。

古人相亲也并非全然听信媒人的介绍,唐宋时期开始流行“相媳妇”的习俗,即男方亲属前往女方家中实地相看,这一环节通常安排在媒人提亲、双方家长初步达成意向之后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详细记载了这一礼仪:男方家人登门相

亲,若看中女方,便将一支金钗插入女子发髻,名为“插钗”,代表定下亲事;若未相中,则留下两匹彩缎作为“压惊”之礼,以温和有礼的方式表明态度,既恪守礼仪,也给双方留下了体面的选择空间。

古代相亲的场所十分讲究,多选择在公开场合或一方家中,不同朝代各有特色。唐代社会风气开放,青年男女常借元宵节观灯、踏青游春的机会相遇相识。宋代经济繁荣,酒楼、茶馆成为相亲的常见地点。明清时期则以媒人引导、男方登门拜访女方家为主,借机观察女子的言行仪态。明代杭州还盛行“相亲茶会”,女方家设宴邀男方品茶,女子会主动出来斟茶,男方可借此观察其容貌、仪态与修养,满意便饮尽茶水,不满意则浅尝即止,含蓄传递心意。

即便封建礼教约束严格,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少率真洒脱、打破常规的相亲佳话。东晋时期,郗鉴前往王导家挑选女婿,王家子弟皆拘谨、刻意修饰,唯有王羲之坦然在东厢房坦腹而卧,随性自然的真性

情反而打动郗鉴,就此留下“东床快婿”的千古典故。北宋王安石年轻时,也曾在街头偶遇心仪女子,以真诚之心大胆求婚,成为一时奇谈。唐代社会包容开放,不少文人雅士以诗词传情结缘,诗人与女子因文相知、因情相守的故事屡见不鲜,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豁达。

古人联姻,十分注重门第家风与品行才学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士族阶层重视门第对等,倡导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,以保障家族的稳定与发展。唐代虽以律法规范婚姻流程,倡导婚姻遵从礼制,但门第相当、家风相合的观念,依旧是古代婚姻的重要考量标准,核心是追求两家根基相配、品行相契。

不同地域,相亲风俗各具特色。南宋《梦粱录》记载,临安(今杭州)人家相亲,男家会选定吉日,备办酒礼前往女家,或借用园林、湖船作为相见之地,双方亲人正式会面,称作“相亲”。北方地区则相对内敛传统,相亲时女子多不直接露面,可通过帘内行礼等含蓄方式相见。

一旦相亲达成意向,双方便会步入规范的婚聘流程。周代确立的“六礼”——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,是古代婚姻的正统礼仪,后世各朝代虽有简化,但核心环节一直传承。宋代精简了礼仪流程,保留纳采、纳征、亲迎等关键步骤;相亲成功后,男方家会派送定礼,称为“放定”,正式确立两家的婚约关系。明清时期,相亲合意后会行“换帖”之礼,双方交换书写有子女姓名、家世、品行的柬帖,以正式文书确认婚约,彰显婚姻的庄重与严谨。

古代相亲,虽受传统礼制与家族观念的约束,却处处体现着人性化的礼仪安排,留存着古人对美好姻缘的真诚追求。这些记载于典籍与民俗中的相亲细节,既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婚姻观念,也展现了古人在礼制框架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坚守。即便在父母主导婚事的年代,人们依旧以温和、体面的方式,争取着契合心意的姻缘,追求着相守相伴的美好人生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